

第149章 新年伊始粟裕总攻陈官庄 淮海报捷活捉战犯杜聿明

淮海奇观劝降忙

中原野战军全歼黄维兵团后，杜聿明集团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完全丧失了靠自身力量突围的信心，只等着蒋介石救命。12月16日，野指传达军委指示：华野保持原态势，在战地休整10天。

解放军包围杜聿明各部后，自12月16日起，停止对杜聿明所部发动攻击，改变为在整个包围圈四周前沿阵地上，用各种形式向被围之敌发动劝降运动。

这种劝降运动，包括阵前广播、喊话，用六〇炮、弓箭撒传单和“投降招待证”——证上写着“持此证来降者，一律宽大”、竖标语牌、送救生袋、上夜课、送饭等，真是多种多样，应有尽有。

每天晚上，解放军各前沿阵地上除了广播《敦促杜聿明

等投降书》以外，到处都是一片喊话声。

“只有投降是生路！顽固到底死路一条！”

每逢吃饭时，战士们都把碗敲得叮叮当地响，并大声喊道：“喂！喂！吃饭了，快过来吧！过来给你饭吃！”

12月20日早晨，在包围圈李明庄阵地前沿，宣传员陈奇同、教导员陆骏用喇叭筒在壕沟里喊话。他们对着阵前20米外的敌人碉堡喊道：“蒋军兄弟们，你们都是被抓去的穷人，受冻挨饿为的是什么？过来吧！”

不一会儿，忽听碉堡里传来斥责声：“他妈的，打！打！”随之，“叭！叭！叭！”几颗子弹飞来。

陈奇在壕沟里不理它，继续喊道：“蒋军兄弟们，不要打枪了，解放军不是你们的敌人！想想吧，谁抓你们当兵？谁逼着你们打枪？他才是你们的真正敌人！”这回隔了五六分钟才打了一枪。

陈奇又喊道：“放下武器就是一家人，不要为反动派卖国贼卖命了！”对方很长时间鸦雀无声。这时，陆骏教导员命令六〇炮手立即把传单打出去！宣传弹在敌堡侧后炸开，传单和“投降招待证”像天女散花似的，纷纷落在敌人阵地上。

第二天，陈奇、陆骏又去喊话，没喊几声，忽然敌堡里射出一阵机枪。陈奇立即用喇叭对着碉堡喊着：“蒋军兄弟们：刚才谁命令你们打机枪？请把他的名字记下来，等我们打进去，一定要严厉惩办他。指挥向我们打枪，顽固到底，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这一下子奏了效，敌人不再打枪了。于是，陈奇从上午一直喊话到下午，把目前双方形势，淮海战场整个情况，什么是生路，什么是死路，都讲得明明白白。敌人规规矩矩地

听喊话，鸦雀无声。

陆教导员对陈奇说道：“小陈，你看过《霸王别姬》的戏吗？”

陈奇说：“看过。”

“你知道霸王被围的垓下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小陈一听觉得很有趣，答道：“据说离我们这儿不远。”

陆教导员说：“对，就在陈官庄东南方向灵璧县的沱河集，河南岸就是古代垓下战场。当年，汉兵对被围的敌人夜唱楚歌，就像今天我们喊话一样，都是对敌人进行的政治攻势哇。”

小陈听了觉得有意思，说道：“当年是楚汉相争。今天，是中国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同蒋介石作战。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同卖国独夫蒋介石的最大决战。淮海战役打胜了，蒋介石就完了，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也就推倒了。淮海战役的功绩，将永垂中国史册。”

两个人说了一会儿，天已黑了。

陈奇对陆教导员说：“趁此天黑，我去竖一个标语牌，敌人也不会打枪。”说着，他悄悄跑到敌人工事前，竖起一个大标语牌，上书“只有投降才是生路”八个大字。敌人果然没有打枪。

22 日，整个淮海战场白茫茫的一片。

陆教导员对陈奇说：“连日大雪，蒋军空军无法空投。现在包围圈里的敌人已断粮 3 天了，敌人正在挖老百姓的麦苗充饥。我们决定送饭给敌人，你喊话通知对方。”

这天中午，当营部炊事员老崔挑来一担大米饭时，陈奇照陆教导员的吩咐，随即拿起喇叭筒喊道：“蒋军兄弟们！我

们知道你们已经饿了几天了。现在，为你们做好米饭，送去的时候，不要打枪，听到了吗？”

广播后，但见碉堡里一阵骚动后，随后发出一片喊声：“送来吧！我们不打枪！”老崔一听很高兴，挑起满满两大桶饭，跨出交通壕，朝着碉堡侧后 50 米的那个小村子走去。

陆教导员为了防备意外，命令机枪射手随时准备掩护老崔。陆、陈二人目送老崔走进小村，见他在一堵断墙下停下来，一群蒋军士兵从碉堡里冲出来一拥而上，顿时，人群就吞没了老崔的身影。经过约莫 10 分钟，只见老崔空着手走了回来。老崔没等问就忙说道：“那些家伙真饿得凶哩！几十个人抢着两桶饭，拿大碗的，拿瓢的，拿罐头筒的，什么家伙都有，碗挤碎了，就用帽子去掏，满手满脸都是饭，桶也给挤烂了。”从此，经过几次送饭、喊话、劝降之后，这个碉堡的 1 个排敌人，就在第四天夜间投诚过来了。

解放军指战员在包围圈敌军工事附近，到处竖起巨幅标语、宣传牌、旗子等等，劝告蒋军“只有投降是生路”。在敌阵前插上路标，指明投降的方法和路线，还成立了“投降官兵招待所”，招待投诚归来的蒋军官兵。

同时，组织火线音乐队，在风雪怒吼的寒夜里，向蒋军播唱“白毛女”、“孟姜女”等悲曲。每当演唱时，蒋军阵地上便鸦雀无声，3 天中即有 173 名蒋军前来投诚。投诚的士兵李德胜说：“我们越听越难过，好几回都哭了！”

有的友军在陆地上装了电力扩音机，向蒋军报告解放军胜利的消息，劝告蒋军投降，声音在数里之外都可听到。邱清泉听了急忙将该处守军调走，换来了邱的亲信“敢死队”来接防。但是，就是这些“敢死队”，在 3 天中也有 25 人投

诚过来。

解放军前沿阵地许多指战员，还把“投降招待证”塞在馒头里送给蒋军官兵。蒋军七十军九十六师二八六团八连二排长欧兴发，一边吃着馒头，一边拿出“投降招待证”，当夜率领 2 个班投降过来。

为了蒋军投降方便，每到夜里，解放军巡逻战士发现前沿有敌人影子溜过来，哨兵就喊道：“喂！在这里，喂！到这里来！”一般不轻易开枪。于是，蒋军投诚的越来越多。每天，除了零散投降的不算，开始整班整排地自动投诚，后来发展到整连、甚至发展到整营自动投诚过来。

在包围圈前沿阵地，由于两军相距只有三四十米，许多蒋军先同解放军联络好，到解放军控制区购取食物，解放军只清查一下人数，并限在白天往来。日子久了，就发展到蒋军官兵同解放军偷偷交往，甚至有些蒋军官兵到这里作客两三天之后，仍回到蒋军中去。因此，有的蒋军整营投诚时，不但带来全部武器，并尽量多带弹药过来。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四十六师山炮营，各连、排长都一致同意投诚，几个炮车长对连长说：“炮弹不多了，要投诚解放军，得多带些炮弹才够朋友。”连长马上报告营长，营长立即写了公文，领了 18 箱炮弹，放在骡子身上，当夜就由营长率领着投诚过来。

从 12 月 16 日解放军停止攻击起，到 1 月 5 日为止，在解放军的劝降下，蒋军投降的官兵就有一万五千多人，相当于蒋军 2 个整师的兵力。敌军纷纷投诚，已成为淮海战场的一大景观。

但是，杜聿明并没有认识到政治劝降运动的严重性，不了解劝降活动已经深入到蒋军广大士兵之中，整个被围蒋军

已经处于精神瓦解状态。他错误地估计解放军停止攻击，是因为“只有包围之力，而无进攻之能”。所以，他要求蒋介石空投粮、弹，等到粮弹充足之后，就可向南冲击突出重围。因此，杜聿明对于解放军的劝降，仍抱执迷不悟的态度，命令部队继续抵抗，甚至施放毒气弹来进行挣扎。这样就激起解放军全军义愤，决心做好总攻准备，只待总攻令一下，就彻底全歼敢于顽抗之敌。

陈官庄新年即景

普天同庆的新年降临在黄埔路总统官邸，降临在西柏坡大饭堂舞厅，也降临在陈官庄地区的包围圈里。

12月21日这一晚，陈官庄地区居然也有了一种节日气氛。但这气氛高高地悬挂在天上。照明弹、曳光弹打得漫天飞，通宵不断。

空中虽然热闹，但另一番情景却令国民党军队毛骨悚然。解放军用高音喇叭喊话，那声音似乎就在他们的耳边轰响。

“弟兄们 过来吧！”弟兄们 过来吃馒头吃卷子吧！”

国民党的政工人员也组织喊话了。

“弟兄们 过来吧！”

于是，整个战场上，一片“弟兄们”、“弟兄们”的喊叫，分不清哪一句是解放军喊的，那一句是国民党喊的。

靠东边的解放军华野四纵陶勇、郭化若部专门开了一个口子，用重机枪等火器组成四层火力封锁，然后进行战场喊

话，号召难民、散兵从这里逃出。他们将部队形成一个口袋，大量收容俘虏，一天竟达一千多人。连郭一予也曾打算从这里逃出。

连续几个晚上，不打枪，不打炮，呼呼的风雪中，就听：“弟兄们 过来吧—— 这里有馒头—— ”像在喊魂。

1949年新年的钟声震散了淮海上空的彤云。风收了，雪住了，太阳从白茫茫的平原边上探出半个脸，像久违的来客窥看这忽然变得洁白无瑕的战场。

清晨，解放军阵地上架设的喇叭里，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。

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，这一点，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……

……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，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，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。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，我们应当加紧努力。

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拟写的新年献词。火热的言语、滚烫的话语把连连奏捷的前方将士撩拨得更加欢乐、亢奋。

转入战场休整以来，华野部队环绕陈官庄修筑工事，波浪般添了一圈又一圈，正面的多达八九层，西北方向也有五六层。堑壕、交通沟纵横交织，密如蛛网。掩蔽部修得平整坚固，里面贴满战士们的立功决心书。为了欢庆新年，人们用红绸、松枝、棉花以及炮弹壳装饰阵地：搭上“恭贺新禧”的彩门，镶嵌出各种春联，还在交通沟里插上“前进路”、“立功门”、“凯旋楼”等形形色色的路牌。透过枪眼向外望

去，只见对面的地堡群在雪雾中若隐若现，地堡前横七竖八躺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，那是饥饿的士兵在抢夺空投的大米时互相射杀留下的尸体。

炊烟袅袅升了起来，解放军的各个阵地飘出一股股肉香。中央军委批准慰劳前线指战员每人 1 斤猪肉、5 包香烟。支前司令部费了好大的劲，才赶在节前把一群群肥猪从山东运到了淮海战场。今天，各个战壕里都包饺子，剁馅儿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对于国民党军来说，这声音的威力并不在机枪之下，只要有人把饭碗举出战壕丁当一敲，或是用刺刀挑上几个馒头在头上晃一晃，就会有成串的士兵冒死爬出阵地前沿，滚进解放军战壕。邱清泉的七十四军一七二团七连上等兵马善奎刚投奔过来，一口气就吃了 4 大茶缸米饭，要是没人加以劝阻，看样子他还要大口地吃下去……

饺子熟了，包子熟了，四菜一汤摆进了掩体堑壕。一圈圈工事，一圈圈炊烟，一圈圈香味，一圈圈新春佳节的欢乐……而真正掀起欢乐高潮的还是野政和各纵队文工团的少男俊女们。元旦一早，他们就三人一组，五人一队，扛着胡琴，打着竹板，沿着交通沟的“大街小巷”走向各个阵地。于是，在一片片笑声、掌声中，响起了他们的《新年歌》：

新鲜新鲜真新鲜
地堡战壕过新年
扭秧歌，唱快板
咱给同志们拜个年……

在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，蒋介石在国民党官兵又

饿又急的情况下，还在玩花样。当 12 月 29 日空投恢复之时，蒋介石叫飞机首先空投下来的不是粮食，而是近百万份的《黄伯韬烈士纪念册》和刊登有中共权威人士宣布把蒋介石、何应钦等 43 人——杜聿明在内列为战争罪犯的消息的南京（救国日报）。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，一是想借此“激励”部属以黄伯韬为榜样，替他效忠；再者是警告杜聿明等人：“中共把你们列为战犯，非死战到底不行了。”无奈在官兵中引起的反响却并不符合蒋介石的理想，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后大骂蒋介石：“老子要吃饭，投这些废物有鸟用！真他妈的混帐！”

但是，这份战犯名单，却使杜聿明产生了忧虑。他想：我既被认为“国人皆曰可杀”，除了为蒋而死还有什么生路呢？蒋介石本来就想要引起这样的反应，像杜聿明这样，正好坠入其彀中，过了一天，蒋介石又来电假惺惺地说：“闻吾弟有病，如果属实，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。”邱清泉又来对杜说，这是他打电报向蒋报告的，并力劝杜回京。杜只得说：“生虽残疾在身，行动维艰，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。请钧座决定上策，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。”

粟司令发起总攻

“滴嗒，滴嗒，滴嗒……”

粟裕站在屋檐下。

“滴嗒——”似掉下一粒琉璃子儿，在他的面前砸得粉碎。那滴水声竟变得这般沉重，一下一下，如一只巨兽一脚

一声轰响地向他步步逼近……

不是巨兽，是战争之神的警喻，是不可抗拒的节令，是稍纵即逝的战机。

粟裕回到屋子里，捏着刚剃了胡子的下巴，好一阵沉思。

包围杜聿明集团已经二十多天了。就在这二十多天的时间里，已有数万名国民党官兵忍受不了包围圈里的饥寒，爬出来向解放军投诚，连副师长都出来了。粟裕如果愿意，可以硬是不做攻击，将杜聿明集团彻底围垮围灭。但是，现在气候转晴了，屋檐上滴下来的雪水使他心头怦然一动。他此刻想到了另一次重大的战役。淮海战役结束后，无疑要渡江作战。渡江的时间最晚不能超过 4 月底。4 月底以后江水暴涨，江面将大大增宽，不知会增加多少伤亡，情势如何发展实难预料。

粟裕将自己的思绪整理清楚，在会议桌前坐下，和张震草拟电文，报告中央军委毛泽东以及总前委邓小平同志，要求立即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，迅速结束淮海战役，使部队早日休整，以便实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战略意图，在 4 月底之前完成渡江战役，打到江南去。

这时，华北傅作义集团已被分割包围于北平、天津、塘沽，歼灭杜聿明已不再影响华北战场的态势。因此，毛泽东、邓小平均立即回电，同意发起总攻。当时，刘伯承、陈毅都已去了西柏坡，总前委由邓小平坐镇，他一面组织中野部队休整，一面做好了对付蚌埠、怀远之敌北援的兵力部署，又将中野第一、二、四、六纵队配置于涡阳、蒙城一线，作为淮海战场的总预备队，随时准备围歼可能突围逃窜之敌，以便让华野放开手脚，全力进行攻击。

时间非常凑巧：发起攻歼黄伯韬第七兵团的战斗是 11 月 6 日；发起总攻黄维第十二兵团的战斗是 12 月 6 日；这天，1949 年 1 月 6 日，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开始了。

15 时 30 分，陈官庄地区淹没在解放军强大的炮火之中。

中野战士成功使用的“飞雷”已在华野推广。这种“新式武器”所到之处，天崩地裂，人形犹在，却五内俱碎。

杜聿明集团的第一道防线很快被摧毁。

至 9 日上午，陈官庄已如剥掉了芦叶的粽子，赤裸裸地放在了解放军的盘子里。

杜聿明的告急电报一份一份地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。

蒋介石的衰颜又加深了，太阳穴上的青筋一根根地凸突出来，嘴角的括弧纹一条条地深凹下去，显得额角更高，下巴更长。苍白的脸上翻滚着灰色的云雾，一个个老年斑不知不觉地猛跳了出来，挥舞着黑色的旗帜。

蒋介石此刻彻底绝望了。他现在唯一恐惧的是杜聿明的全体将士不能坚持到最后。他对战场的失败已无动于衷，但对心理挫伤却耿耿于怀。只要杜聿明全体将士战斗到了最后一分一秒，哪怕是全军覆灭，他在精神上似乎也大获全胜了。

他拿起电话，对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说：“光亭那里十万火急，你应以最大的限度全力支持！”

王叔铭丢下话筒，直奔机场。披挂整齐后，率领轰炸机群直飞陈官庄上空。

“光亭兄，我来了！”王叔铭和杜聿明沟通了地空电台。

“谢谢你，老同学！”杜聿明已经心力交瘁，喘息着说，“炸，炸，炸……”

轰炸机群连续轰炸、扫射。

这一天，南京报纸说出动了 100 架飞机。

共产党的报纸说，他们吹牛，只出动了 100 架次。

威力最大的是前些时从美国运来的毒气弹。就像给沸水里灑了一瓢凉水，它丢在哪里，哪里就立即平静下来。从一线阵地到解放军的后方村庄，一路丢过去，炸出一条宽大的没有声息的死亡河谷。可是，国民党军如果从这条“河谷”涌出，两边的解放军又会如群山倒压下来，坚固地封住出口，填平“河谷”。

9 日黄昏，粟裕下达总攻击命令。

杜聿明集团的总崩溃开始了。

9 日，王叔铭亲自飞到陈官庄上空，告诉杜聿明南京将于今明两日出动上百架飞机突击轰炸，掩护杜聿明突围。下午，敌机在狂轰滥炸中，向陈官庄西北解放军结合部接连投掷毒气弹，邱清泉兵团一部乘势向西抢占了左砦等三四个村庄。解放军很快做好防毒准备，阻击部队戴上缴获的防毒面具继续战斗。打到夜幕降临时，邱清泉兵团建制亦已混乱，无力再战。邱清泉打电话向第七十二军讨 1 个团守卫兵团司令部都未能如愿，只得丢下机关人员，带着 1 个连跑到陈庄的第五军司令部栖身暂避。杜聿明也把指挥所和坦克部队交给副参谋长文强，令其自行突围。前进指挥所外，各种机密文件撕成碎片，临风散开，杜聿明见了也不管，一头钻进了第五军司令部。各部队见总司令走了，大失所望，谁还听从指挥，尽成鸟兽逃散，许多部队自溃而亡。杜聿明、邱清泉来到第五军司令部，解放军炮火紧跟着延伸到陈庄。第五军军长当着总司令的面大发牢骚：

“打了 40 天，庄里从来没有挨过炮。兵团部一来，共军

的炮弹也来了！”

晚饭后，李弥也跑到陈庄，向杜聿明请示机宜。然而，到了这步田地，杜聿明还有什么机宜可示呢？大家坐在掩蔽部内默默相对，“满腔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”。李弥见杜老总没有主意，自己也不愿依附邱清泉，便告辞出去。外面的夜色好不壮观！天空被战火映得通红，四下均是浓烟滚滚，炮声、机枪声、手榴弹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各种曳光弹如无数流星，在阵地上空飞来飞去。李弥伤感地大叫一声；

“炒豆子的时候到了，我早就知道有今天！”

杜聿明在掩蔽部里对邱清泉等人说：

“今晚谁也不要睡了，辛苦一点儿作好准备，明天一定要突出去。”

邱清泉却不听杜聿明的话，坚持要在当夜突围，他气呼呼地说：

“乘部队还没打光，今晚就走吧，白天突围根本不可能，空军支援顶个屁用！”

第五军军长熊笑三在一边添油加醋地说：

“现在突围比坐着等死好，我们在战争中已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总统也没有理由责怪总司令。”

邱清泉无限感慨地议论：

“还是他妈的欧洲人打仗最好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降，不像我们中国人，明知打不了啦也非在这儿硬挺着。”

杜聿明终于听不下去了，他大声斥责邱、熊二人：

“你们突吧，我就是不突！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等到天亮后再说！”

熊笑三有些愤愤不平地出去了，不一会儿陈庄内外机枪

大作、炮声震天。熊笑三跑回来对杜聿明说：

“总司令！共军打到司令部来了，是走是降，快下决心吧！”

说着还撕块白布拿在手里乱晃。

杜聿明早已听出枪炮声是一边响，知道是熊笑三在捣鬼，气得差点儿没晕过去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抬起左手，看时针已经指出零点，才命令邱清泉通知各部队分头突围，同时给蒋介石拍去最后一份电报：

“部队已混乱，无法坚持到天明，只好于此时分头突围。”

粟裕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，但已没有了总攻击的战斗。杜聿明集团兵败如山倒，20万部队被潮水般卷来的解放军官兵冲击得一片混乱。没有多少枪炮声，就听“缴枪不杀！”“优待俘虏！”一阵阵吼叫声此起彼伏，八方呼应。国民党官兵们就好像一大群鱼，在一个快要干涸的小水塘里乱蹦乱跳。

全是人，人山人海，踢踢碰碰。在“缴枪不杀”的吼叫声中，不时发出这样的高声对话：“到哪里缴枪呀？”

“在这里！”

“往哪里集合呀？”

“在这里！”

一阵阵丢枪的钢铁碰击之声，一群群灰色的队伍拥来拥去。

“我这里有5挺重机枪哩！”一个声音在喊，“请拿1个馒头来！”

俘虏们饿坏了，集合站队时，都不要行李，却每个人怀里抱着一个烧水煮饭熏得黑乎乎的钢盔，准备装吃的。

解放军战士冲着每个掩蔽口喊：“缴枪不杀！”

里面不时传出女人们的声音：“我们女人没有枪呀！”

“出来集合吧！”

“哟，现在可见天日啦！”

满阵地是俘虏，满阵地是武器。解放军战士根据自己的爱好，有的收集武器，有的收集俘虏。收集武器的，一会儿就堆起一座小山；收集俘虏的，一招呼就一大群。

天大亮的时候，只有周楼、刘集方向还有战斗。在陈官庄核心阵地以及杜聿明指挥部，人们像赶集似的吆喝着，到处都是卡车、吉普车、炮车、水陆两用汽车、坦克、装甲车、救护车、通讯车……最出众的是那架郭一予没福气坐的飞机，受了伤，躺在那里，让战士们看了很稀奇。

周楼那里的战斗还很激烈。这个八百多户人家的庄圩里里外外 3 道圩墙，工事坚固。而且，兵团司令官李弥躲在这里，想坚持到天黑后化装逃出。九军三师少将师长周藩一眼负伤，鼻子上也中了流弹，满头纱布，还临阵指挥，颇为坚顽。

败军之将邱清泉

战事愈演愈烈，李弥哀求部下不要出卖他，并空头许愿，若突围出去后，照顾他们的眷属，并装疯卖傻地哭道：“我不能死呀！我死不得呀！”

周藩在李弥的策划和袍泽们的怂勇下，率一千余官兵走出了周楼，向华野十二纵举手投降。

李弥换上血糊糊的士兵大衣，将皮鞋也换成了破烂的胶鞋。他安排周藩去麻痹对手，自个儿蜷缩在一个破洞里，战战兢兢地盼着夜的到来。

杜聿明与邱清泉却很不幸，没有周藩那样的心腹打掩护，只能借着漆黑的夜幕，由二〇〇师工兵营营长作向导，几个人相互用手搭着肩膀，鱼贯地走出陈官庄，朝着西南方向突围。出庄不久，便仓皇走散，各自落荒而逃。

邱清泉躲在掩蔽部里时，还沉得住气。突围出来，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，他突然恐怖起来。到处是爆炸的火光，子弹啾儿啾儿地在耳边尖叫；人影憧憧，如鬼似魅；身旁不时有人扑通倒下，像空中突然扔下的一个个麻袋。他踉踉跄跄地走着，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交，身子倒了下去，正扑在一具尸体上。那死者的两眼大睁着，在夜色中闪着两朵幽暗的光。邱清泉呆呆地望着那双眼睛，猛地跳起来，挥舞双臂，歇斯底里地吼道：“共产党来啦——”

接着，砰砰两枪，打死了他心爱的两条狼狗。又回过头，对着丧魂落魄地跟在身后的那个陈姓女护士开了一枪。

“共产党来啦，快跑呀——”

他神色仓皇地嘶叫着，狂奔着。直到天亮前，还在张庙堂一带乱窜乱转。

有人回忆说，邱清泉当时疯了。

淮海战役最后一天的黎明时分，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，前方的枪声一阵阵地传来。

华野十一师卫生处驻地一个老乡，在庄头发现田里有十几个人，鬼鬼祟祟，见到有人来了，都伏了下去。后来走过来一个，问道：

“老乡，请问这庄上有军队住吗？”

那人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颗东西，往老乡手里一塞，说：
“你拿着吧，不要告诉别人！”

老乡接过一看，原来是一只三五钱重的金戒指。他一想：这里面准有鬼名堂。马上就带着金戒指，到卫生处报告。通信员樊正国立即和小崔去察看，那十几个还在田野里。

小樊跳上一个坟包，发问：

“哪一部分的？”

“你是哪一部分的？”他们反问。

“我们是十一师，你们哪一部分的？”

“我们是十一师送俘虏下来的。”

小樊机警地端起枪来，喝令：“不许动！你们说说十一师师长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们是刚从后方回来的，不知道师长叫什么。”

小樊立刻命令他们：“举起手来！向前走 30 步！”同时嚷着吩咐小崔：“通知二排上去从侧面警戒！”

这十几个蒋军带着的都是汤姆枪、卡宾枪和快慢枪，然而他们摸不到究竟，就在两个小通讯员面前乖乖地都放下了武器。

查问的结果：其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记者；一个说是汽车司机；一个穿着普通士兵服装的高个儿，自称是军需处长；其余八九个是当兵的，都穿着和普通士兵不一样的美式军装。指挥所离卫生处的庄子不到二三里路。可是，他们花了两个多钟头，才把那军需处长等 3 个俘虏送来了。

“为什么到现在才送到？”

那个战士抱怨地说：“有什么办法呢！他们怕他们自己的